



索国光◎口述

阿根 红音◎记录整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阿坝州社科丛书 ·

ཡེ་ཤེས་ཀྱི་ལོ་རྒྱུས་ཀྱི་ལོ་རྒྱུས་ཀྱི་ལོ་རྒྱུས་

末代瓦寺土司口述影像史

索国光

口述

阿 根 红 音 记录整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末代瓦寺土司口述影像史 / 索国光口述; 阿根, 红
音记录整理.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643-6804-3

I. ①末… II. ①索… ②阿… ③红… III. ①索国光
— 口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6391 号

Modai Wasi Tusi Koushu Yingxiangshi

末代瓦寺土司口述影像史

索国光 口述

阿根 红音 记录整理

出 版 人	阳 晓
责 任 编 辑	杨岳峰
封 面 设 计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 版 发 行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 mm × 240 mm
印 张	8.75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6804-3
定 价	4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阿坝州社会科学事业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阿坝州社会科学事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们是经过严格评审，从业已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确定的。为扩大社科资金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州社科联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阿坝州社科资金资助项目。

阿坝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以非虚构态度去感知历史的体温（代序）

蒋 蓝

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历来倡导，非虚构应该成为当下作家的精神向度与立场，因为“历史在细节中暗自运行”。“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历史在细节中暗自运行》，《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24版）以此观照阿根、红音记录整理的《末代瓦寺土司口述影像史》中索国光先生的性格、心性的嬗变，以及书中他所经历的人与事，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无不对应着这样一种历史观：也许普通人与宏大叙事的确没有多少关系，但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浮沉遭际，他的恩爱情仇，均是历史加诸一个人的轻与重；反过来说，一个人的经历与细节，恰恰又构成了人们去感知一段历史的路标与体温。

作为最后一代瓦寺土司，索国光先生的晚年口述史是嘉绒土司当中少见的口述史，弥足珍贵，也可以看到阿根、红音抢救历史、留住和打捞真相的情怀。本书的主要意义有三点：其一是权力关系，勾勒了民国时期嘉绒藏族瓦寺土司与地方官吏、中央政权的关系。其二是地缘关系，展示了汶川瓦寺土司与四川汉区互嵌、共生的历史。其三是索国光的个人生活史，他以个人遭际构成的踪迹史反映不同时代、不同风波加诸一己的变异，让人们清楚看到了历史大变迁下的点点滴滴。这一部分也是让人们十

分关心的焦点所在。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口述无法、也不可能绝对复原历史真相。也许，一直就不存在权威发布的真相。但亲历者只能以自己的耳闻目睹来反馈对那段历史的体认，在此意义上讲，非虚构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都是有价值的。无疑，它为人们提供的个人化视野恰恰形成了多元、多向度去理解历史的镜像。

我注意到本书的结构，也看到了两位记录者的良苦用心。他们不但采用了数位进入汶川地区考察的西方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以及中国民族学者的相关文字描述，极大地丰富、证实了索国光先生口述的真实性，而且他们还使用了西方人在那个时代拍摄的精美影像，弥补了文字叙述难以企及、难以抵达的时间与空间，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汶川以及涂禹山一线的乡土风貌与建筑遗构。红音博士采用“同机位”的构图法所拍摄的涂禹山等照片，与亨利·威尔逊于1910年拍摄的涂禹山两相对比，不但可以反映出两者的不同心性，而且暗示了中国西部一百年历史里的山河巨变。这些图像的对比，清楚表明汶川一线的生态与景致，不是退化了，而是得到了保护与发展。

我在《豹典》《蜀地笔记》《成都笔记》等书里，曾提及“辫子坟”“涂禹山”以及“跑鬼”等场景，现在在索国光先生的口述里也找到了具体细节与描述，让人感念。

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都是历史叙事的工具或手段，但在和文字的长期共存与竞争中，图像总是处于被贬抑的地位。在中西文化史上，文本都占领着叙事作品的绝大部分领地，成为叙事传统中的大主流。我以为，阿根、红音记录整理的《末代瓦寺土司口述影像史》悄然摆脱了这一历史宿命，为人们呈现出了一部可以感知历史体温、历史脉络、历史呼吸的厚重之作——尽管这本书并不厚。

2018年10月9日于成都

序 言

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支，主要生活在今天的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东南部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嘉绒藏族聚居区传统上属于藏区四大谷地（རང་ཆེན་བཞི）^[1]之一。“嘉绒”一词是藏文“རྒུལ་རྩང”的音译，“རྒུལ་རྩང”是藏文“རྒུལ་མོ་ཆ་བ་རྩང”（嘉莫察瓦绒）的缩写，其中“嘉莫”是“斯贝嘉莫”的缩写，“斯贝嘉莫”被认为是保护神。“察瓦”是炎热的意思，“绒”是峡谷。因此，“嘉绒”意为“斯贝嘉莫护佑的炎热峡谷”。

瓦寺土司是历史上嘉绒藏族土司之一。“瓦寺”一词的藏文写作“ཁད་ཤིང”。

中央王朝自元、明起开始封授有关少数民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皆世袭，给符印，并逐渐确立了承袭、等级、考核、朝贡、贡赋、征发等制度。土司在辖内依然保持有传统的权力。^[2]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统治机构也较之原羁縻州更完备，并且直隶中央王朝管束。嘉绒藏区在元代之前有地方首领，藏语称为杰布“རྒུལ་པོ”，意为王或首领，自元代中央王朝分封土司以来，藏语仍然用杰布称呼土司，嘉绒地区的土司制度终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历史上有“རྒུལ་རྩང་རྒུལ་ཁག་བཅོ་བརྒྱད་”

[1] 藏区四大谷地分别是：东方嘉木绒（རྒུལ་མོ་རྩང）、南方查瓦绒（ཆ་བ་རྩང）、西方工布绒（གོང་པོ་རྩང）、北方阿达绒（ཨ་ལྷག་རྩང）。参见毛尔盖·桑木旦：《藏族史·齐乐明镜》，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译文第139页。

[2] 参见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之说，可翻译为“嘉绒十八邦”，由此，汉语中对应出现“嘉绒十八土司”的说法。专家学者们对嘉绒十八土司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认为：“以余所考，下说较确：一曰明正司，在今康定。二曰冷边司，在今泸定县东北冷迹等十八砦。三曰沈边司，在今泸定县。四曰鱼通司，在泸定瓦斯沟。五曰穆坪司，在今宝兴县。六曰革什咱司，在今丹巴县西。七曰巴旺司，在今丹巴县北。八曰巴底司，同上，在巴旺司北。九曰绰斯甲，原属于靖化县，今划归西康。在巴底司北。十曰大金司，或促浸，在靖化县。十一曰小金司，或懋拉，在懋功县。十二曰沃日，或鄂什克司，在懋功县东北。十三曰党坝司，在靖化县北。十四曰松岗司，在理番县西北，党坝司东。十五曰卓克基司，同上，松岗司东。十六曰梭磨司，同上，卓克基司东。十七曰杂谷司，在理番县杂谷脑一带。十八曰瓦寺司，在汶川县涂禹山、草坡等地。”^[1]笔者认为，对于嘉绒藏族而言，“十八”是个非常吉祥和圆满的数字，具有众多的含义。历史上的嘉绒藏族土司并不能以十八来固化，嘉绒藏族土司的来源各不相同，有的源自地方首领即杰布（**ཁུལ་པོ་**），是由中央王朝对部落首领进行册封而来，也有土司的兄弟土舍等因为参与战争，立下战功，而由皇帝分封为土司。有时嘉绒地区的土司不足十八，有时超过十八这个数字。有的土司一分为二，有的土司被灭，但其辖区又分出其他土司，有的土司被其他土司兼并，例如《理番厅志》记载：“八棱碉长官司，其先居于丹者孟沟地，为杂谷所并。”^[2]所有的土司在藏语中都可以称为杰布“**ཁུལ་པོ་**”，但不是所有的杰布“**ཁུལ་པོ་**”都能称为土司，只有被中央王朝封授的杰布“**ཁུལ་པོ་**”才能称为土司，因此“**ཁུལ་རྩིང་ཁུལ་ཁག་བཅོ་བརྒྱད་**”应翻译为“嘉绒十八邦”，而不应翻译为“嘉绒十八土司”。关于嘉绒十八邦“**ཁུལ་རྩིང་ཁུལ་ཁག་བཅོ་བརྒྱད་**”之说

[1] 马长寿：《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2] 同治《理番厅志》卷四，边防志七。

的来源，一是传统说法的延续，二是为了说明数量众多。笔者分析应当源自古老的象雄时代，可以追溯到象雄时代的十八小邦。根据藏文文献记载，象雄王尺乌围色吉夏日坚是苯教祖师辛饶弥沃的施主，“在其属下又先后产生了十八位可以称为‘夏日坚’（ཉ་ཅུ་ཅན）的象雄小邦之王”^[1]。

到民国年间，川西北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剩余七个嘉绒藏族土司，即梭磨（སོ་མང）、卓克基（མཚོ་གཤེ）、松岗（རྫོང་འགག）、党坝（དམ་པ）、绰斯甲（ཁྲོ་སྤྱབས）、沃日（དབང་ཞིང）、瓦寺（མདོ་གླིང）。瓦寺土司便是经中央王朝认定的嘉绒藏族土司之一。公元15世纪，雍中罗洛思应中央王朝的调遣来到今汶川县境内，成为第一世瓦寺土司。^[2]瓦寺土司从明朝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508年，历经二十五世土司。末代土司索国光（索朗旺吉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བྱལ）于20世纪40年代成为第二十五世瓦寺土司^[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民主改革的实施，索国光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结束土司生涯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于2014年病故于都江堰。

阿根 红音

2018年8月

[1] 阿坝州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阿坝州文史第二十六辑》（金川史料专辑），（上），2009年编印，藏文第9页、汉文第67页。

[2] 参见祝世德：《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1945年印。

[3] 参见祝世德：《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1945年印。





瓦寺宣慰司印

采自《说文月刊》，1940年第二卷，第六、七期。

目 录

第一章 瓦寺土司的来源.....	001
第二章 童年记忆.....	027
第三章 青年时代.....	071
第四章 从瓦寺土司到国家干部.....	079
第五章 动乱年代及退休生活.....	095
参考书目	105
后 记	108
图片集	111

第一章 瓦寺土司的来源



瓦寺土司官寨入口处的琼鸟（西德尼·戴维·甘博摄于1917年，原照存于美国杜克大学）

一、祖源记忆

我叫索国光，藏名叫索朗旺吉，1932年8月出生于成都。我出生在瓦寺土司家族。父亲索观沅是第二十四代瓦寺土司，他于1940年去世，同年我继承瓦寺土司位，成为第二十五代瓦寺土司。当时我只有八岁，因为年幼，由我的母亲索赵士雅代行土司职。

一日，代行瓦寺土司职务索赵士雅，手其家刻之《功勋纪略》，谒余请为之增饰订补曰：“瓦寺至今，亦既二十五世矣，而是册仅及二十一世，愿请巨笔，为简策光。”^{〔1〕}

瓦寺土司始祖来自今雅安市宝兴县境内的穆坪土司，穆坪土司在明代的全称是董卜韩胡宣慰司，又称为木坪土司，是中央王朝在原地方首领的基础上封赐的土司职，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受封。穆坪土司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年间，1929年改土归流。

根据《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记载，明朝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茂、威、汶等处“生番跳梁”，朝廷命琼布思六本桑朗纳思霸统兵平定，琼布思六本桑朗纳思霸因年老多病，唯恐不能胜任，便派其兄弟雍中罗洛思统兵征讨。雍中罗洛思率领43名头目、3150余名士兵用

〔1〕 参见祝世德：《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序，1945年印。



穆(木)坪土司坚木参那木喀
(紫光阁绘功臣图)

了一个多月从穆坪到达今汶川县境内，经过半年多征战，顺利征服。雍中罗洛思因为取得战功，奉诏留驻涂禹山，朝廷令其开耕住牧板桥、碉头、克约（纳）、六荡（落汤或罗滩）、大坪、小坪等处山林。雍中罗洛思获赐宣慰使司银印，敕书、诰命各一。

明朝正统末年（1449年），雍中罗洛思及家族兵属均由宝兴首先迁往卧龙。卧龙的藏语地名“龙古”（ལུང་དགུ），龙古是“九条沟”的意思，因此瓦寺土司在嘉绒藏区又称为“龙古杰布”（ལུང་དགུ་རྒྱལ་པོ་）。瓦寺土司后来迁至三江，再由三江迁至涂禹山，这便是瓦寺土司的来历，雍中罗洛思由此成为第一世瓦寺土司。由于历代瓦寺土司精忠报国，通过努力，“有功必赏，赏赐必厚”，历史上瓦寺土司之官衔得到不断提升。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十五世土司曲翊伸上缴明代所授宣慰使司印信号纸，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改授安抚使司安抚使，是年十月，颁给加渴瓦寺安抚使司安抚使印信；乾隆元年（1736年）授宣慰使司职衔；乾隆九年（1744年）赏加指挥使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赏给二品顶戴；嘉庆七年（1802年）升宣慰司实职。

雍中罗洛思以及随他而来的百姓是嘉绒藏族。嘉绒藏族传说祖先来自象雄琼布。“琼”（ཁུང་）意为琼鸟，嘉绒藏区至今保留着琼鸟卵生的神话传说，为了记住这个传说，人们曾经在瓦寺土司涂禹山官寨大门